

使用中的美

关于我们保留的事物，以及允许它们拥有的生活。

House Review · 工作室刊物

专为本网站创作的原创工作室文字。这些作品是创意构想，不是 Ori Peretz 稿件的节选，也不是归于外部撰稿人的陈述。

文件生成时间 (UTC) : 2026-09-08T06:53:44Z

这是文件生成日期，并非图书出版日期。

一本书可以让人在房间另一头欣赏，也可以被带上深夜列车，在一碗汤旁打开，或借给某个人，再带着他对结局的新理解归来。同一件物品，可以有这些不同的相遇。本期首份工作室刊物追问的是：我们希望一件美丽之物，为了什么而留存？

这个问题始于一间修复工坊。一盏灯被移出了它曾照亮的公共房间，修复者必须决定：忠实的修复应该保留什么？随后，两篇文章分别提出相反的主张：一篇赞成接受使用留下的痕迹，另一篇主张让某些物品暂离流通。它们都不是外部撰稿人的意见，而是为使这场分歧值得思考而写下的原创工作室论述。

您可以先读故事，也可以从自己最不愿接受的立场开始。口袋版本包含完整故事；期刊版本还收录这篇导语与两篇对论。任何关于已完成书籍、真实机构或历史事件的主张，都不以这篇虚构故事为依据。

楼下房间的一盏灯

专为本网站创作的原创工作室文字。这些作品是创意构想，不是 Ori Peretz 稿件的节选，也不是归于外部撰稿人的陈述。

灯装在一个足有一人高的木箱里送来。Nera 帮司机把它小心抬过工坊门口，然后站在一旁，看着他拾起门槛上的木屑。稻草下面，是一根青铜灯柱、三条弯曲的灯臂，以及由细长琥珀色玻璃片拼成的灯罩。有人在灯颈上系了张编号标签。绳子是新的；这盏灯却已经旧了很久。

拍卖行要求星期五前修好：清洁金属，更换破损玻璃，去掉底座上一张告示的残片。说明单称它为来自市政室内空间的装饰灯。Nera 认得那间屋子。公寓暖气坏掉的那个冬天，她曾在那里读书。闭馆时，管理员拿着一把木尺逐桌走过，在每位读者的书边轻敲一下。

阅读室在三月关了门。门前的木板写着改造，却没有说明要改什么。Nera 曾从一道缝里看到那些长桌侧着堆在一起。如今，其中一盏灯摆在她的工作台上。离开了那间屋子的衬托，它的精巧繁复几乎让人觉得难为情。月桂叶沿灯柱攀升。一只小小的青铜飞蛾伏在灯罩下，站着的人看不到它。她曾在下面坐了几个月，却一直不知道。

破损的玻璃在背面。一道细细的裂纹从螺丝处岔开，靠一层泛黄的胶黏着。下方补上的，是一块普通窗玻璃。搁在工作台上，看着很粗糙。然而，当她在灯罩里点亮光源，那块透明的小补片却在木面上投下一方清晰的亮光。其他地方都被琥珀色玻璃柔化了。曾有人修过这盏阅读灯，好让读书的人看得清楚。

Nera 把湿布慢慢探到底座那张纸的下面。告示的大部分化作灰色纸浆剥落，最后只剩一句话：请留下这一盏。她想起离楼梯最近的那张桌子，一位老人常在那里摊开船舶图纸。他把放大镜系在一根缎带上。每逢管理员重新布置家具，他就提早赶来，把自己的椅子挪回同一盏灯下。她想不起他的名字。

中午，拍卖行打来电话。找到颜色相配的玻璃了吗？她找到了一块接近的。能让修补的痕迹消失吗？那需要更长时间。电话里的女人说，买家会希望这盏灯是完整的。“它是完整的。” Nera 望着那方明亮的长方形说。对方没有接话。Nera 听出了自己的回答有多么无益，便答应发些照片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她把替换用的琥珀色玻璃放在透明补片旁边。

她分别拍下白昼里和亮灯后的灯罩，又拍了青铜飞蛾、磨损的开关与告示的残片。最后一张照片中，她把一本打开的书放在透明补片下。她将照片连同两种修复方案及各自的报价一并发出。一种让灯罩恢复均匀的琥珀色；另一种保留那扇透明的小窗，并加固周围的玻璃。她觉得对方会选第一种。

第二天下午，一位穿着被雨水浸暗的大衣的女人来到工坊。目录付印前，她已经看过那些照片。“它能放在普通桌子上吗？”她问。Nera 量了量底座。“结实的桌子就行。”女人环顾工坊，又望向灯罩。她说自己叫 Davin，买下了 Bell Street 那家旧面包店。楼上将是她的住处。楼下的房间还没想好做什么。

Nera 想象着又一家一尘不染的店：物件相隔很远地陈列着，价格写得极小。Davina 脱下湿手套。她想放一张桌子，让等她修补衣服的人坐一坐。有时他们带着孩子；有时衣服已经修好，他们却仍不走，因为也没有别处非去不可。一位邻居愿意送来些书，只是担心潮气。“我想，有一盏好灯，也许它就像一间真正的屋子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知道它改动过吧？”Nera 问。Davina 朝那块普通玻璃点了点头。“我喜欢的就是这里。”她把手伸进灯罩下，慢慢转动它，直到透明补片正对着椅子。灯光照出她拇指指甲旁一排细小的针孔。Nera 也有同样的痕迹，是工坊还接装帧活时缝制书头带留下的。她拿出了第二份报价。

拍卖在星期四举行。Davina 两次被别人加价超过，在电话上停留得比原先打算的更久。第二天早晨，她回来时没有带着那盏灯的收据。“太贵了。”她说。Nera 为自己已经想象出整间楼下房间的模样而觉得可笑。两人一起望向工作台上方悬着的一盏普通铁制工作灯。它也出售，只是 Nera 从没给它贴过标价。Davina 问它能不能照亮一张桌子。Nera 打开了开关。

青铜灯的买家选择了均匀的琥珀色。Nera 拆下透明补片，用薄纸包好，随修复后的灯一同装箱，还附了一张说明，写明它原来的位置。在状况报告里，她保留了那张纸告示的轮廓。四点钟，木箱封好了。铁制工作灯不在了，工坊仿佛变小了一些。她一直在一颗裸露的灯泡下工作，直到下个星期二。

星期二傍晚，她抱着一小盒书走到 Bell Street。旧面包店的橱窗已经擦干净，门上方的漆字却还留着。屋里，一个男孩正坐在铁灯下做算术。两个女人把纽扣分拣到小碟子里。Davina 找来一张有条腿略短的桌子，在下面垫了一小方折起的纸板。她从一件大衣上抬起头，请 Nera 帮忙扶住袖子。

有一阵，她们谁也没说话。男孩把练习本推到一旁，给那盒书腾出地方。Nera 想着那只青铜飞蛾正去往一个她永远不会看到的地方，那块透明玻璃也封装在其中。她希望那张说明能被读到。随后，Davina 轻轻转了转灯，让裂开的衣缝落在清楚的光里。Nera 把线穿进针眼。窗外，面包店旧招牌上最后的天光正渐渐褪去。屋内的光，已经够了。

完。

让书被使用

主张流通

试想一种版本，主人竟害怕把它打开。装帧供人赞叹，书匣保持方正，书角依然锐利。岁月过去，物品完好地留存下来，它原本为之创造的体验却被推迟得如此彻底，以至于可能永远不会发生。对于普通阅读版本，这是一种奇怪的成功。

一本美丽的书，应该让人愿意认真读它。恰当的比例可以减轻阅读一页文字的疲劳；一幅插图可以让读者在难懂之处停留；一个封面可以让人拿起原本会忽略的作品。这些设计，因与人发生联系而获得意义。把每一次接触留下的痕迹都视为损伤，是混淆了保存物品与保存其用途。

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粗心。把书借给会归还的人；别让纸页靠着潮湿的窗；封板脱落之前，先修好松动的书脊连接处。照料让持续使用成为可能。真正值得抵抗的，是只有未被触碰的书册才值得尊重这一观念。一个用铅笔写下的问题，可能比从未拆开的包装记录了更多专注。

更棘手的是稀缺性。有些书册承载无法替代的信息：一则批注、文字的某个版本状态，或制作者留下的改动。它们需要另一套照护标准。但稀有应该被证实，而非被表演。出版者不必让每一种漂亮版本都笼罩在不敢使用的恐惧中。他可以诚实地制作一件物品，说明它的材料，然后让读者在其中安住。

故事里，那盏华美的灯去了别处。房间仍在一盏普通灯下成形。这个结尾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好的体验不能总等最耀眼的物件到来。把物品做到作品所需要的程度，然后让人够得着它。一本被打开、被质疑、被借出的书，才开始了它的书页被缀合在一起时所许诺的生活。

留一册暂不流通

主张克制

邀请人们使用一件美丽的物品，听起来很慷慨，直到使用者替后来所有人作出不可逆的选择。被压平的折痕、被撕下的标签，或被替换的玻璃，都可能让物品更易使用，却更难读懂。现任拥有者的愉悦，只是诸多诉求之一，不应该自动成为最后的裁决。

一本书承载的信息不止文字。书帖的装订方式、褪色书脊下原有的颜色，以及某位读者留下的手压痕，都可能揭示它不同的历史。一册供人阅读的书可以保住文字，却失去这些细节。因此，只因有人喜欢过一件物品，就说它已经完成了使命，未免太狭隘。有时候，它的使命还包括留存下来，等待那些我们尚未学会提出的问题。

克制并不意味着把一切放进玻璃柜，而是意味着选择。材料值得保留时，就留下参考本，同时制作一册便于使用的阅读版本。原件无法安全流转时，可以提供清晰图像或转录文本。接触作品有不止一种方式；眼前最直接的方式，未必是对长远最慷慨的方式。今天的读者，不该非得毁掉明天另一位读者所需的证据。

把磨损浪漫化同样危险。一块污渍可能记载一次相遇，也可能只是疏于照料的证据。一条铅笔批注可能珍贵、平庸，甚至会误导人。痕迹不会仅因年代久远便自动有意义。总要有人细察、描述，并接受暂时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所带来的不便。这种缓慢的工作，很少能带来最动人的销售照片。

Nera 真正有用的行动，是随灯装进去的那张说明。她无法选择灯的去处，却能让一块被弃用的玻璃仍然有迹可循，在改动消失于视线之前，把它记录下来。使用与保存不会总是一致。当它们冲突时，有意识地拒绝改变某些东西，也可以是对一位尚未到来的人的款待。